«一缕金黄色的头发»

读者注意，抄之不易。百信珍惜，注意保持。

**目录**

一、 夜半孤灯 1

二、于苹姑娘 6

三、在陈教授的背后 11

四、小城之鹰 16

五、午（Korrektur舞）厅内外 22

六、不客气的情人 25

七、在铜雀台的午（Korrektur舞）厅里 29

八、以它作保 36

九、 如意党得 41

十、玻璃窗的一张灰脸 44

十一、两个奇怪的提审员 47

十二、一言为定 53

十三、虎穴迎宾 56

十四、舌战群匪 58

十五、奇异的哑女 63

十六、两个共产党员的气节 67

十七、接头 72

十八、传送情报 74

十九、突然事变 78

二十、最后十二小时 84

第一页

«一缕金黄色的头发»

一九五零年深秋时节，重庆——这座群山环抱的秀丽山城，已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那熏红的岩石，古懂（Korrektur董）的街道，阴森的楼阁，清楚的告诉人们，这山城在解放前的数十年中忍受着多么深重的灾难呀！

早期在万恶的蒋家王朝统治下，巍峨秀丽的山城，的山峰，山城的宽街重巷，军统，中统……多种各样的特务，象一架低空撒药的双婴机在近百万人口的山城中，撒下了多少牛毛的地皮（Korrektur痞）无赖流氓。

五零年初，在解放的炮声中，新的政权在党的领导下，全体人民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扫垃圾，清除特务的活动。

一、夜半的孤灯

入夜，大褂钟的时针已指向两点了，在重庆市公安局的侦察处办公室里，淡弱的灯光中映着两个人，坐在办公桌前查阅文件，好象要在其中找出什么线索，另一位年方三十岁左右（岁）的人在漫步紧索双眉，烟睁着双眼，在一双英雄的双眼上找不到半点疲倦的神表，无疑又有一桩难解的案件，在等待着她们破获。两个人都吸着烟，室内弥漫着烟气，烟缸里的烟头都已冒尖了。“处长，会不会和半夜里孤光，楼底发出的孤光有关系？”隔了很长时间，处长才回答了问题。“很难急于做出这样的结论。”停顿了一会又接着说，“从严醉的交待中材料看，肯定是敌人（第二页）在逃跑之前，留下了一支相当数量的特工人员，他们在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着相当大的破坏方案，但这些家伙都是老牌的军统特务，不会轻易露出马脚。（”）处长说到这里，又重复查看来一遍昨天从自监所里转来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严醉的一份交代材料中，这份简单的交代材料中，写着一笔漂亮的宋字体。“四九年七月间军统特务一处在蒋湘南忽然离开有一月光景，我在楼里见到了他，当时由于局势严重，贵军随时有突破的可能，因此，我便对蒋介石的嫡系来信，更加注意。但他们行迹漫测，只在他们中秋咀（Korrektur嘴）里知道，他从总裁那里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正在组织人。十月间蒋湘南一处设有的嫡系人物突然消失。查问否没有见任何逃出去的迹象。另外，也是在这时，蒋相南的签名，此人实往何处，该人实在不知，据估计是筹备一项大的破坏活动，望政府详查，铲除隐患，以表我立功赎罪之心。

战俘严醉手迹，

五零年六月十七日

这份材料是自监领导收到后，立刻转到重庆公安局的参考破案漫步的人名叫沈南，重庆解放后，他担任公安局侦察处侦察科长职务。虽然她（Korrektur他）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但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解放前在这特务匪穴的山城中与军统周旋长达十余年，有时还在那老牌的特务头子面前生活几天。而那些自丰（Korrektur封）为丝毫不露的反共老手，连他的任何（第三页）行踪，那怕是本来身份，却未曾查清楚。沈南提到楼底的灯光不是没有根据的。

昨天有一位城南打更老人，向沈南提供了一桩怪事。前夜一点，趁着这位老人值班，在这刚解放的山城中，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群众自发的组织了维护社会治安组织，他们沿于串巷的巡逻，不放过一点可疑的行踪。约两点钟左右，忽然有一个身穿粉红色的旗袍，批着头发的女人，骑着一辆自行车，从一条暗巷中穿出来，笔直的向南郊区去了，南郊出去一个广野，从没有一间房屋住人家，当时老人想喊住他，但已经来不及了，女人早已在黑暗中消失，老人并没有时刻（Korrektur试可）而止，他沿着女人的方向，急（Korrektur疾）步向南郊追去，此刻没有月光，又逢阴天，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老人出了城后，沿着一条曲折不平的柏油马路颠奔着。心里反复琢磨着，决不是好人，终究要看一个究竟，于是出城后，老人不安起来，天也时迸出铮亮的露水闪。在解放前，国民党镇压人民的刑场，而这条象死蛇般的马路，也是两年前蒋匪筑的。这条路是通南郊八华里，那座孤楼的，打更老人想到这条的经向，浑身一抖，放慢了脚步，这样解放前就无人居住，据说这楼下地基曾埋过十个女坟，以后就风言风语有女鬼，传说是地地道道的孤女楼，因此市民们都不愿意接近它，更不用说是黑夜了。尽管老人不信鬼神那一套，但出于守旧的心理，却也应时停住了脚步，但这座孤楼也就在眼前了，阴沉沉的夜，打更老人（第四页）抬眼看看这座阴森森的楼形，右手不禁横了腰间别着的根棍棒。此时，他的心反倒平静了些，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看个究竟。他没有打亮手电，摸黑试搽着，向前挪着步子，一会走到了门前，他用手摸门，被一个沉重的大锁扣着，使劲拧了拧，锁头动也不动，显然没人打开过他（Korrektur它）。老人顺墙角来到了孤楼南侧，发现了一个门，轻轻推了一下，门“吱呀”一声推开了，老人进门站到门前。打亮了手电，顺着电光看去，眼前躺着一条破旧的楼梯。梯下的右侧，有一个储藏室，里门紧闭着，也许老人眼光不好使，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忽然眼前一道闪亮的孤光，不知从什么地方闪了出来，但立刻又消失了。教（Korrektur叫）心里本来就有点不平静，此时的闪亮有点不对劲。迈步想走，但脚下又被两只毛绒大手揪住，紧接着就是一阵女人的凄凉尖叫，黑暗中出现了一缕金黄色的头发，老人失去了知觉。老人是在第二天的下午在距城两华里的坟地，被两个逮到回的小孩发现的，招到医院已经气力不够了，老人清醒时，公安人员已经赶到了，虽然老人所闻不偶然，但是不是非得把同严醉的交待中，蒋湘南的问题连在一起呢？这确实是个问题，当然重庆刚刚解放，有很多问题要发动群众要予以澄清，但这座孤楼是在我军解放后这座山城第二天就清查过的，在封闭的沟暗道里，清查出是可以机密文件。

沈南，（“）我想向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处长不紧不慢的说道，意思是让踱步的沈楠 坐下。“假设敌人在城门地下没有别动队，当然也不能利用群众的恐布（Korrektur怖）心理，把孤楼当作一画图，（第五页）但是为什么要选到这样一个暴露目标？为什么不把打更老人置于死地呢……

显然敌人想看卒保车，把我们的视线引向郊外，使我们忽视他们在市内的紧密联系和公开活动，沈南不等处长在说完，就明白了处长的问话，于是做出了判断。老处长同意地点了点头。实然，电话铃声急促的响了起来，处长中断要说的话。

开始接电话，“哪里……军医院，（”）处长在霍的站了起来，（“）喂……喂，我马上就去（”），说完忽的放下电话，从处长通电话的表现，沈楠不知道又发现了新的情况，于是立刻又抄起风衣。孤楼侦察组出现了问题，伤的人已送军医院。处长接过风衣，沈南背上包，立刻下了楼，一辆吉普车飞驶军医院。当他们赶到医院时，医生告诉了他们，送来了的两位同志，两位已经牺牲，还有一个处在昏迷状态中，孤楼侦察组的齐军同志，向处长做了简单的汇报（：“）今夜十二点钟，孤楼底层又发现孤光，我们立刻向孤楼靠近，一组的三个同志潜在楼内，开始了行动，但除了女人的尖叫，没有发现任何踪迹。发现三个同志倒在楼梯下……（”）

“他们不是中弹。”医院补充说“偏是一种特殊注射击伤…….（”“）注射液（”）处长点点头又转向齐平，（“）你们怎么发现一组三个同志的（？”“）闪光一分钟，我们立刻封锁了正（Korrektur整）个楼，没有找到线索，只在他们三米远处拾到了一个钢尺（。”）说着把一条约100厘米的钢板尺交给处长。

医生走到处长面前说（：“）他醒了，伤员急促的喘着，每当挣开眼睛都有一种恐怖，显然人已经不行了。”“小李，你看见了（第六页）什么(？”“)我看到一缕金黄色的头发。(”)

1. 于苹姑娘

刚满二十岁的于苹姑娘，就当上了市中心的小学教员，她是一个很美丽的少女。如果照她平时的性格来看，决（Korrektur绝）不是一个老师的材料，让她做一个办公室的研究人员，似乎更合适一些。但她非常满意自己的工作。解放了，一切都变了，他（Korrektur她）这个解放前就失去父母，靠远方长伯养大的孤儿，现在却（Korrektur确）实感到如意，同天真烂漫的孩子在一起生活更给她的生活增加了色彩。她正（Korrektur整）天热心于工作。因此家的观念清淡了，几乎消失。确实，她的家又何尝不冷落呢？自己单独住在一条巷内的院落里，早晨离去，晚上归来，冷冷清清，然而学校刚刚建立，校舍实在不多，于是她只好等事了。

这天下午，她上完第一节课，正准备回教室，忽然团委老师小张叫他（Korrektur她）（“）于老师，校党委书记找你到她办公室去一趟。（”“）马上就去，是不是通知给我宿舍（？”）于苹马上想到这一点，小张摸了摸头发，并神密（Korrektur秘）的补充一句“到那就知道了。”于苹回到教研组，放下教具，赶到党委办公室，一路上他（Korrektur她）怎么也琢磨不透书记找他（Korrektur她）说些什么。

书记的门紧闭着，窗上都挂着窗帘。当她不客气的推开屋门，发现室内并非书记一人，还有两个陌生的男女，在同书记谈话，“噢，对不起，你们先谈，我一会再来。（”“）是小于吗？请进来，我正在找你”室内传出书记的洪亮的声音。于苹进屋后，向书记招呼一下，就坐在了对面的椅子上。室内稍肃静了一会儿，于苹开口了（第7页）（“）书记同志找我有事吗？（”“）没什么事，闲不了（。”）书记有意安稳了一下，小于的情绪。当着两个陌生人与于苹聊起来了。于苹边谈边觉得好笑，书记这个人真怪，当着二位陌生人提到了解放前于苹的学习生活。

书记问道（：“）你学的时候老师一定会很喜欢你吧！（”）于苹茫然一笑没有回答书记的问话。忽然书记严肃起来了，仿佛要考察什么， “小于，你当时与周围老师接近中，你能否谈谈你和哪位老师要过好，比如说，交朋友，或谈恋爱。”于苹做梦也没有想到书记竟向她提出这个问题。脸刷的一下变了，低头沉思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回答问题。这时室内的二位客人中一位男同志向书记递了一个眼色，书记慢说（：“于苹，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二位是重庆公安局的齐平同志和杨同志。他们是想找你了解点事。（”）二位他看于苹现在神态很正常，更相信处长和沈楠的判断。 “关于你，刚才书记同我们详谈过了，无论在学习上，工作上，就是在历史上都谈不到什么问题，所以在谈话中，不要产生什么顾虑，应该说是帮助我们工作。”“不必客气”于苹还在不解地望着齐平。为难的说（：“）我实在不知你们要了解什么（？”）齐平明白眼前这位姑娘的顾虑，竭力开导说：“你找过一个做老师朋友吧！”

于苹涨红了脸，一排洁白的牙齿，使劲地咬住下唇。一条乌黑发亮的辫子，搭在胸前，双手无所措地动辩子。过了很长时间，她才微微的说了一句，“他当时待我很好。”于苹望着这位（第8页）眼前公安人员，你可曾记得，于苹同志认识他吗？于苹望着桌上的东西，两只大眼睛，开始惊恐的害怕。桌上陈放着一支黑色的精制的钢板尺，这是孤搂发现的唯一实物。沈楠及齐平反复研究了100厘米，不是普通钢板尺的长短，从发现的照片没有发现周围的脚印，这可以作出初步判断凶手是空的，很有 可能是从楼上机关中荡下来刺的 急忙丢去了这个铜板。尺子上清楚的写着“献给亲爱的于苹小姐”，“于苹小姐”四个字被打了两道粗大X型。还可以隐约看出重庆黄落中学自刻字样，据调查这种铜尺不是属你的，是你的老师送给你的，当时在黄落中学的花名册上发现叫于苹的查了很久，查到了市中学，于苹这个身体苗条、漂亮的姑娘。

于苹讲（“）我当时一个蓝佩的老师待我很好，我自小失去了父母，他对我非常体贴，以后他慢慢的向我求爱，我应许了，这钢板尺就是他那时送给我的。后来他做坏事，一九四八年七月间，他把我骗到他的教室……我爱他实在太不象样子，以后我把钢尺还给了他，并尽力回辞他。我毕业后就奔赴乡下了，来到叔家，这家伙还无耻的来了两封信说他找到新的工作，工资比教师多两倍，（“）你记得投信地址是小信箱吗？（”）齐平靠在椅子上突然问道： “于苹同志，你晓得这信箱是哪里吗？”于苹无知的摇了头，“这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的代号。”于苹惊恐地望着记录的公安人员，她明白了公安人员的来由。

于苹几乎要变化另一个人，昏沉上的慢步走在回家的路上。仅（第9页）是几小时的光景，在解放后这一短暂的生活中，她深刻体会到了生活这的甜美，隐乡下两年之久，又回到了这座山城，政府又根据自己的要求安排了工作，看到了社会的巨变，联想到今天发生的一切，非常感到后悔，如果把今天寄刚的下落全部给告诉齐平同志，把这个家伙捕捉到多么如意呀。

于苹与公安人员告别后，不知不觉到了家，已经九点多了。一进屋先开灯，这已是于苹孤居的一个习惯了，（“）咦，怎么火柴不见了，掉在地上了吧？（”）她蹲着身子摸着，突然一个磨（Korrektur魔）鬼般的异形，嗖的从屋里跳了出来，把她搂住，此时于苹半昏了状态，怎经得起这突然的袭击呢？我让你失去自由，丧掉生命。”这声音好熟呀，使兰佩，这个磨（Korrektur魔）鬼带着几分酒气，不知哪里的一股力量与机警，于苹支撑着问了一句，“你是兰老师吗？”

两只长毛大手向她脖子掐去，于苹不能发出半点声音，他（Korrektur她）心里明白，自己就要与世长辞了，不知为什么，那双扣在脖子上的手又松了下来。 “既然你知道是兰某人，我就让你死个明白，把灯拉亮。于苹理智的控制着自己的心里（Korrektur理），机井（Korrektur警）地拉了一下灯。顿时屋内的一切都清楚了。恶磨（Korrektur魔）兰佩坐在一张椅子上，满脸杀气，穿着一身西服，腰里明显的露出一支无声手枪，室内被翻得乱七八糟，桌上摆了三个白兰地酒瓶，于苹坐在床上，寻视了一下周围，时针已指向十二点，“两年不见兰佩老师，你变了……（”）（“）变成这样可恶的样子？是共产党逼的我变的（。”）声音虽不大，（第10页）但仿佛是歇斯底里在发作，于苹又安静了一些，硬挺着打开暖壶盖，倒了一杯水，自饮起来。“给老师倒一杯，听见没有……不然要你……命。”兰佩已醉到舌根发硬了。于苹说：“兰老师，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我就在附近学校，到学校去该有多好，何必来这么一套（。”）于苹故意把声音抬高放大。“你……你他妈的找死啊！给……给我小点声（。”）兰佩酒劲越来越大，说话都结巴了，“明白告诉你……你的老师已死了，蒋……蒋大总统留在城里的别动队……校外联络长官啦。”于苹没有听清楚他最后一句，故意打差说：“哟……才是一个连长哟。”“什么……连长……是对外连长……联络长官”，“这就是老师能周旋山城，跟他妈走平路一样走平地样，老子……比燕子……都能耐在”

（“）老师有多少弟兄呀？”于苹在这磨（Korrektur魔）鬼的搏斗舌战中，迅速增长了革命的胆略。他下决心一定要在这条疯狗身上，挖出全部东西。由于在酒店喝酒，酒气大醉，此时，这个兰佩真想杀人灭口，与眼前这位朝思暮想的姑娘谈话，勾进自己眼帘的是一个比当年更艳丽的夺目的女性，听进他的耳朵去的是一句比一句深爱的话语，顿时性情发作起来，他贪婪的望着于苹，嘴里流下口水，用手擦了擦，又顺嘴喷出粪来，“小……娘子五年多……没有亲着你啦……”于苹机警的后退几步，但恶魔扑向她，紧紧的把她抱住，按倒在床上。咚的一声响，闯进来五个公安战士（“）不许动，不许动（”），屋里威声四起，齐平一步抢上前来，揪住兰佩的衣服领。（“）兰佩，你被捕了！（”）顺手拿出兰佩腰间的手枪。（第11页）对眼前五支枪口，兰佩举起了手，两个同志扶着于苹，这位刚强勇敢的姑娘，只“响”了一声，便昏倒在亲人的怀里。原来公安人员根据处长沈南科长的指示，来到这里是执行保护于苹的任务。来到时，室内于苹正周旋兰佩，当时他们没有行动，十五分钟后，一辆敞篷汽车，开到这个院落附近，齐平看车到这么晚，便厉声问司机“怎么搞的”（“）车今天才送去修，有什么办法（。”）司机老崔，无可奈何。（“）小李通知各交通口，一律让行”“是！”一个公安战士应声跑了出去。接着把兰佩押上了车，四周有公安战士紧跟着，把于苹送上车，一声汽笛，汽车飞也似地向公安局驶去。车驶到中华路时，齐平发现有一辆黑色是“雪弗莱”轿车一直尾随在汽车后面左右，他立刻命令司机加速。兰佩绝望的朝后坐着，两只眼紧盯着，后面那辆汽车，接近后尾时，齐平让记上车上的号码。此刻，齐平紧握着枪，命令车上的所有人做好准备战斗，汽车老崔也觉得不对劲，开足马力，车速表指针三指针指向九十，四轮几乎飞起来了，突然“雪弗莱”亮了三下灯就走了，兰佩的脸抽搐了一下，接着就低下了头。齐平在兰佩身上突然听到有什么响声，仿佛是咬牙的声音，齐平猛然揪住兰佩头发，向兰佩的腮上打了一拳，但是晚了，兰佩中毒已死掉。当齐平搬（Korrektur掰）开兰佩嘴时，舌根下发现了两颗有毒的牙。

四、在陈教授的背后

（“）三年没有尝到东地的枣了。（”）许处长捧着陈教授为他准备的半盘小吃，爽朗的说完后又捡起一块糖，大口的吃着。（“）许处长，今天（第12页）这点小吃，还有一桩特别的风味，许处长有没有发现。（”） 许处长本能的思索一下，迷惑的摇了摇头。“这一餐都是我夫人亲手准备的”陈教授其难的解释说，故意把话移到身旁的夫人身上。“噢，哈哈……”许处长的泪几乎要流下来了，（“）看来陈夫人已经把思想移到改造这两个字上来了，十分可贵，十分可贵！（”）（“）记得我们过去，在这里每次盛餐，都是吴妈妈准备的。（”）许处长吃完及不停的笑着。陈教授此时不角（Korrektur觉）陷了沉思。等许处长和陈夫人寒暄了几句后，才向许处长问道“ 偶然没有下落？……”陈教授十分哑。许处长是个老革命，可是为什么对一个地下党员失踪，这般钻心呢？ 但是又不好在许处长面前提出异议，只深深的说了一句“我们应该把这样的老人，挂在心上，着急啊！”许处长同意地点了点头，过了半天才决定自己要说的话。于是把坐（Korrektur座）位往陈教授这边移了移。（“）陈教授，有一件事我一直瞒着你，算起来有十三年了。”（“）啊什么，你说什么？（”）陈教授夫妻一齐惊愕的望着许处长，双方彼此都没有说话。室内骤然安静了下来，持续了足有一分钟。此时此刻的许信成同志，这个英雄的老游击队员，重庆山城的地（下）英雄，心潮澎湃，三十年的往事幕然涌上心头。

二十三岁，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他积极的参加以毛主席为领导的秋收起义，农民的浪潮，使这个苦大仇深朴素的农民，懂得了只有斗争才能求得自由。二年后，他与一个农会的姑娘吴玉兰结了婚，结婚时间不长，他（她）们被调到川北游击队，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的伪政府从南京龟缩到重庆。（第13页）老许也同时进入了山城，搞抗日救国运动。当时陈教授是教育界的一个进步人士，党决定派一个同志，从各方面帮助他更快进步。在老许的建议下，他的爱人丢下了孩子，来到陈教授家当佣人。由于老许一直负责这边工作，与陈教授很要好，唯恐陈教授不变（Korrektur便），多方面的原因是陈教授以后的工作身份。从蒋介石反革命伎俩着想，所以吴玉兰是假身份，来到陈家的。她没有辜负党所给的任务。生活上是陈教授的佣人，政治上是陈教授的向导，几年里他们关系一直很好，陈教授一直把她称为吴妈妈，三十五年，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 陈教授此刻已参加了我们的党，通过联系把吴玉兰同志转到军统特务蒋相南家做佣人。自此以后，吴妈妈以坚定的觉悟和高度的斗争艺术，在敌巢里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四九年底，吴妈妈突然失踪了，地下党为此费尽心，也未曾打听到吴妈妈的消息。如今，陈教授听到了斗争与自己战斗在一起的老上级说出这样的话，又怎能不惊恐，他实在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老许静静的望着陈教授，稳健的站了起来，在自己的风衣兜里掏出一个本子来，里面夹着一张四五年吴妈妈与老许在潜伏蒋相南家之前照的一张合影，当陈教授望着这张照片，又看了看眼前这位头发灰白的老首长，从他刚毅的身型中，陈教授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一行热泪涌出来。“老许，我的好同志”，两个人紧紧的抱在了一起。当钟响过五点，许处长扶陈教授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开始了讲明来意。 “有什么尽管说，如今我们是目标一致，同一战壕的战友呀！”(第14页) 在许处长陷入沉思时，陈教授耐心的等着，真象一个战士在指挥员面前期待着任务。

许处长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影集，翻开送到教授手里，里面夹着一卷三十二毫米的电影胶卷，许处长在一旁做简明的解释（：“）这是从捕获一个特务尸体中查获的，从身边数第三五五张，你仔细瞧瞧是什么（。”）（“啊！居然搞到我的头上来了。”）陈教授看着一张照片时，仿佛双手打开的不是一张小型照片而是被人突然塞进怀中的一条毒蛇。脸刷的一下变了色，双手在抖动着。胶片也在抖动着，“陈教授不必大惊小怪”许处长把全脑激动的陈教授扶到椅子上。（“）因为你是军事院校的特邀人物，所以敌人完全有理由把你看成是一个天才的演员。对你们的设计发生兴趣。”“可我完全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设计的这张画纸啊！甚至都没有拿回家？”

陈教授无意的辩别着。又展开胶卷仔细看看（。“）这是我要找你了解的，在设计这个机场主位时，都有哪号人与你打过交道，尤其是偶性的人物（？”）教授肯定的摇了摇头，过了好长时间才做了回答。 “在这张图纸设计的过程中，我一直在自己的办公室，从来没人来过。”“嗯，是这样。”许处长嗯的点头。表滴滴滴达达（Korrektur嘀嘀嗒嗒）的走着，室内无其他声音，为了准确的为陈教授提供线索，许处长又展开了第二次佩物。他打开了影集的又一页，“陈教授你熟悉这笔字吗？”许处长抽出了一张影印的短信，上面写着这样的短书 “大姑，碧四，春菜很不好买，暂买一色稿纸，另外是否允许我去（第15页）总站联系，劝为盼。“ 四侄初冬”。

教授端详着纸上面，不太公正（Korrektur工整）的字体，推测着又在自己的书柜中找了几个同志的字体，最后选了一份递给老许，并胸有成竹的说：“没错，肯定是他的字。”许处长拿过来一看是份讨论学术的记录，出于久经风霜的侦察员的锐利眼睛，看出了笔法是一个人写的。（“）这是谁写的？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你详细讲讲（。”）许处长拿出了记录本。“这个人叫周振，是一个副主任，就住在前面的新楼里。”“教授，这张短信是附在这个胶卷上的，可以肯定照片正是信中“四侄初冬”所摄的。至于初冬是不是周振？你在想一想。从照片上的光线和角度上分析，很可能使用的望远镜头，你看第一张和第二张很模糊，这是没有调好距离。只有一盆花很清楚，花盆可能是放在最近处地方。”“啊，这不正是他家窗台口放的一盆菊花吗？”教授通过老许的诱导，一眼看出了。

按着教授系统的记忆， 这份图第五天的情况。（“）那天中午，我正在室内绘图，忽然听到周振的喊声。”（“）陈教授你的表几点了？（”）喊声从的他家传出的。他的家窗口正对着我的办公室。我当时开了纱窗，告诉他几点，他又隔楼和我聊了半天，其它事，记得最后几句话嘱咐我打开纱窗，说室内的光线不好，注意眼睛的保养，我接受了他的劝告，窗是晚上下班才关闭的。（”“）很显然他利用这个机会。（”）许处长肯定的说。“真没有想到这个堂堂的付（Korrektur副）主任，却干这种丑恶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敌人决不会公开告诉你要搞特务把戏。另外我来这里的一切都要注意保密。如果他来问时，你就（第16页）说，你请我吃你夫人亲手美味。”说着许处长站了起来。“老处长这你放心……”

五、山城之鹰

侦察处的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

科长沈南做了分析发言，（“）从长发案的目前暴露的阶段来看，敌人是我们脚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当然不象兰佩之流的狂言，什么毁掉整个山城。蒋介石没有这胆略。但敌人肯定把我们当做他们的重要目标，在台湾海峡和我提供的情况材料也十分重要。敌人别动队，从人员上讲是庞大的，从时间上讲是迫在眉毛(Korrektur眉睫)上的。因此，我觉得别动队的出口决非孤搂一处，在这一处，我们应该抱有突破的想法。”说到这里沈南抽出一支香烟点燃，又深吸一口“至于城内外线，我认为，周振是一个单线联系的情报员，估计也要有一个重要的中心。那一辆不明车号的轿车，就是依据。”讲到这里，齐平迫不及待地驳了一句：“难到这中心在光天化日之下能有隐藏轿车之地？”“很可能”沈楠肯定的做了这一回答，接着又解释说道：“目前，重庆刚刚在敌人手中夺回来，市面十分混乱，阶级敌人要想潜藏一辆备用车是十分可能的。（”“）那为什么我们刚一捕获兰佩，就立刻被他们发觉了呢？”齐平不解地问。“这说明了中心的老奸巨猾。因此，我们在将来的破案工作中要更加谨慎，更周密，更果断。”对沈楠一番透彻分析。处长同意的看着大家。群策群力研究下一步方案成了后一段的主题。会议一直进行（第17页）到晚上九点多钟。许处长宣布暂时休会。沈楠习惯的留在会议室里，这个平静公安干部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养成了一种沉默寡言的性格，对于不成熟的问题，他绝不轻易抛出。然而当他说出对某种问题的个人意见，就向（Korrektur像）特等射击手打出一发子弹一样，百发百中。（“）沈南你对大家提出的各种方案有什么看法？（”）许处长倒了两杯水，顺手给了沈南一杯，然后靠近沈南坐下。（“）很可贵，这样的会议，以后要多开，认真听取几个侦察员的建议。”沈楠看了看的老首长，成（Korrektur诚）恳地谈了一点意见。许处长同意的点了点头。又反复琢磨所有发言记录，“但是有人提出先从周振开刀，这恐怕有些急躁。我认为，首先逮捕周振是有害无益的。但我们牢牢的掌握这突破点，调查出更广泛的敌情活动，我对小李的发言很高兴。”沈南补充的谈了一点。

许处长微微的笑了一下，从这种笑声中，可以看出两位“长发案”的决策的意见又到了一起。在漫长的革命生活中，把这两个不同年龄不同级别的公安干部，理想性移到生活紧紧的联在一起……

一九四九年初，许处长信成和沈南都在地下党委工作，当时许处长同样是沈南的上级。一天，老许突然找到沈南，交给他一项艰巨的任务。应该说比以往任何一次任务都重要，无论有多大困难，担多大的风险，沈南都没有煞一煞眉。但是，这一次使他难以接受——实在难以接受。（第18页）

老许和每次布置任务一样，开头一句离不开风趣的笑话，“小沈别发愁，又有你的活干了”。沈楠欢喜的望着老许，憨厚的笑了一下，迫切（Korrektur不）待任务的等待着任务的下达。“这次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只怕你不接受。”“老首长你这话自相矛盾，越艰巨，越光荣，越干的痛快说吧！保证完成任务。”老许望着纯朴英俊的沈南，受抚的笑了笑，接着扶着沉南的肩膀，严肃的布置任务。“延安要派一个同志，搞山城的调查工作，敌人最近活动非常猖狂。因此，我们必须保卫这个同志能在这里安全的工作。领导决定由你负责掩护。”沈楠欢喜的望着老许的眼睛，听着。（“）延安方面考虑到目前重庆地下工作的环境，所以派北来同志来学各方面准备了掩护条件，来的是一位女同志，年纪二十二岁的未婚姑娘——许梅同志。“啊!”沈楠不解的望着老许。“他是一个在革命根据地长大的年轻干部。(“) 小沈，你可不能轻视啊！”（“）那么怎么让我怎么掩护她呢？（”）“滨江道453号是她的房间宿舍，你需要搬到她那里去住。”（“）那我搬到什么地方，住在一起啊！（”）“你们的公开身份是一对新婚夫妇。”“啊！”沈楠几乎要叫出声来，脸刷的一下红了，顿时不知怎样才好，最后还是赌气的推辞，“老许，这不是拿我开心吗？我不接受。”（“）谁要你开心？（”）老许这句话，似乎带着批评性质，本来慈祥的面孔，变得象生铁一样冰冷，浓眉的大眼睛，直直地望着沈楠……。（“）那，反正这差事我干不了（。”）沈楠生气的望着老首长，有气无力地拒绝着。（“）革命工作，没有挑肥（第18页完）